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 改革先锋 —— 艾尔巴乔夫传

〔俄〕瓦·博尔金 著  
吉 力 译



A1002495

时代文艺出版社

## 译 序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尝试与失败，是人类 20 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拥有 2000 多万党员的苏共为何竟在一夕之间分崩离析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虽然苏联已不复存在，虽然俄罗斯国内与国外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毋庸置疑的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解体负有难以推诿的责任。

1985 年 3 月 11 日，戈尔巴乔夫爬上权力的峰巅，担任这个全球国土面积最大的超级大国的舵手。此际，苏联上下对他充满着期待，希望他能担起时代的重任，改变国内僵化的官僚体制，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顺应时代大潮，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便树起改革的大旗。但对艰巨的改革他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成熟的纲领。随着改革带来的新矛盾新冲突，他捉襟见肘、焦头烂额。只好采用绕圈子的权宜之计——经常向前走两步，向旁边走三步，又向后退一步。可以说，正是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摇摆以及激进不周的变革措施，大大激化了原已存在的社会矛盾，拉开了蠢蠢欲动的潘多拉魔盒。

本书作者原在《真理报》工作，以后调任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并成为他班子中的一员，“亲眼目睹了他的思想和世界的变化过程，他如何在口头上提出各种口号，而实际上却干着破坏的勾当。”与最高权力者多年形影不离的共事，使作者能近距离地观察权力斗争的波云诡谲。在书中作者披露了诸多为人不知的权力内幕，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苏共中央的工作程式、政治局力量分布变化情况以及党的领袖们对权力的觊觎和争夺，并进而对苏共几十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反思。

尽管作者的观点是一家之言，但这并不影响全书的史料价值与可读性。由于原本较长，译者进行了部分删节。

## 前 言

在本书即将杀青时，不仅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了，而且国家也解体了。20世纪90年代初这样的悲剧事件在我国数百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支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断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他们最初提出振兴国家、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崇高目标和口号，但是由于争权夺利和个人野心，却致使生产下降；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损；使社会很多阶层陷于贫困和破产；使俄罗斯人离开他们祖辈世代生活的土地——那里建有祖先的墓地、神圣的教堂、先辈的房产；使科学，首先是基础科学衰退；使国家的知识潜力和文化贬值；使许多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遭到破坏。我认为，我从道义上有责任把这场剧变的主要人物和组织者——戈尔巴乔夫的情况晓喻世人，因为我是他班子中的成员，亲眼目睹了他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变化过程，他如何在口头上提出各种口号，而实际上却干着破坏的勾当，或者在社会改革中令人不堪忍受地无所作为。书中讲述了作为政治领袖的戈尔巴乔夫的发迹史，讲述了总书记在权力阶梯上的升迁和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及立法机关中的争权夺利。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非常全会上当选为

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时他就有了改革社会生活的想法。当然，他那时尚没有系统的改革理论。这些想法多半是修修补补性质的，还不是对国家各方面生活进行改革，即后来向世界表明的那样。但后来全世界看到的是口头上的激进主义，而事实上却是软弱无力。本书要向读者介绍改革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谁是改革的先驱，是谁公开提出改革社会和实现民主化。

首先，我打算谈谈作为普通人的戈尔巴乔夫，他的性格、习惯、兴趣、爱好、品质、工作方法，他为社会改革所作的努力。但是，本书并不限于谈他一个人。本书要向读者介绍党的活动、党的状况、苏共最高机关的工作、政治局的力量分布、党的领袖们为夺权和提高自己的在社会中的影响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如果党没有在这场改革中被削弱，党的领袖不那么腐败，国家经济部门的科学技术改造速度不那么缓慢，那么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搞垮这个国家。当然，这种情况有利于国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巩固自己的阵地。同时也不应忽视西方特工机关破坏性很强的宣传所造成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纵虎归山的错误做法，导致自己无法控制党内和国内的局势。他被迫放弃一个又一个阵地，却又不承认这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的压力。这一时期的情况是苏联解体这一幕中的关键。新奥加廖沃进程、加剧国家解体的新联盟条约的制定激怒了反对这一进程的势力。人们开始公开批评苏联总统的行为，说他无力或不敢捍卫自己的立场。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陷入进退维谷和孤立的境地。有时他也反省过自己的行为，但还是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尽管他知道，新联盟条约将使他丧失至关重要的权力，而俄罗斯领导人的强大压力也使他的总统地位受到威胁。因此，他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促使强力部门的领导人采取了非常措施——在国内一些主要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当他身边的人向他通报安全会议大多数成员的意

见——必须承担起防止国家、经济、军队解体的责任时，他并没有惊醒。于是便发生了 1991 年的 8 月事件。读者可以在书中看到当时的详细情况。

书中主要内容包括：笔者在同戈尔巴乔夫及党和国家其他很多领导人交往中获得的个人体会、很多文献、我的日记以及我国那些熟悉总书记和与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和莫斯科共过事的人的谈话。

如果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对过去的事件、对过去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战友不散布那么多谣言，那么这本书或许就不写了。一定要还历史以真实，尽管这本书不可能把所有同总书记——总统有关的事件和事实都一一谈到。有些事件现在还不到谈的时候，换句话说，尚属国家机密的事不能谈，而有些事件涉及到我十分崇敬的人，我也不想把他们牵涉进来，还有一些事情很无聊，不值得一谈。

同所有这类体裁的作品一样，本书并不企望把所有人物和势力都谈得面面俱到。我在书中也没有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来写，因此，书中难免会有不少违背历史顺序的现象。不应忘记，本书所描述的党和国家的领袖、事件对许多人来说都记忆犹新，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苏联社会主义崩溃四年了。对那些策划这场政变、挖国家墙脚、助长道德价值观变化的人所干的勾当，现在人们已知之甚多。但我并不想改写 1991 年秋天在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里写成的东西。我尽量反映出国家剧变时我的精神状态和思路。或许，今后对有些细节和段落我还要再详细地谈，对占世界陆地六分之一的这片国土上的悲剧的原因我还要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书中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我事先并没有征得他们本人的同意，如果对他们改革历史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的话，那我先

在此表示歉意。书中所提到的人无论是被贬低或抬高，我都不是出于私心和恶意。

最后，我谨向所有帮助本书出版的人表示感谢。

# 目 录

|                     |       |
|---------------------|-------|
| 译 序 .....           | (1)   |
| 前 言 .....           | (3)   |
| 克里米亚专机 .....        | (1)   |
| 发达社会主义的丧葬期 .....    | (13)  |
| 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 .....     | (13)  |
| 濒于崩溃的经济 .....       | (16)  |
| 改革是如何酝酿成熟的 .....    | (19)  |
| 升迁 .....            | (24)  |
| 令人担忧的时刻 .....       | (29)  |
| 巨变前夜 .....          | (35)  |
| 登上顶峰 .....          | (48)  |
| 探索改革的思想 .....       | (54)  |
| 追根溯源 .....          | (67)  |
| 巡视全国，为改革呐喊 .....    | (88)  |
|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   | (98)  |
| 出国访问 .....          | (108) |
| 民主改革 .....          | (122) |
| 领导党和国家的是什么人，他们是如何进行 |       |
| 领导的 .....           | (129) |
| 中央书记处从事哪些工作 .....   | (129) |
| 主要的“政治厨房” .....     | (133) |

|                           |       |
|---------------------------|-------|
| 克里姆林宫里的斗争·····            | (144) |
| 苏共中央全会·····               | (154) |
| 党的文件·····                 | (160) |
| <b>关于特权</b> ·····         | (168) |
| 生活在光明的未来·····             | (170) |
| 反对腐化的斗争·····              | (174) |
| 党的领袖们的作息制度·····           | (176) |
| <b>改革的末日</b> ·····        | (186) |
| 党的分裂的开始·····              | (189) |
| 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化·····           | (203) |
| 最后一次苏共代表大会·····           | (209) |
| 走向总统的历程·····              | (216) |
| 新奥加廖沃困境·····              | (227) |
| 没有这样的党，没有这样的国家·····       | (236) |
| <b>改革的总结：成功还是失败</b> ····· | (248) |
| <b>三年之后（代跋）</b> ·····     | (258) |

## 克里米亚专机

一阵阵吱吱的响声过后，我被推进一间房子里，随后听到关门和上锁的声音。周围一片昏暗，刹那间，我竟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地方。我碰到一张铁床，半米远的地方有一个洗手池子和抽水马桶。这儿没有窗户，只有铁板上几个小孔透进微弱的光。我仔细看了看，这原来是一个约六平方米的单人牢房。我坐到床上，再次环顾这个新居所。没错，是单人牢房。这倒也好，现在我谁也不想见。我腋下还夹着一些给我剩下的东西，但是皮带、领带、绳子都被拿走了，文件和钱也被收去了。原来，我不需要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我躺在用铁条编织的床上，触到一阵金属的冰凉。大约过了五个小时，牢门打开了，有人把午饭放在洗手池子上。我没有动这东西。又过了一小时，我被带到上面的另一间牢房里，有两个人在好奇地盯着我。他们把下铺让给我，帮我铺好用破棉絮做的床垫。我收拾收拾就躺下了，但翻来覆去就是不舒服，身上感到一阵阵的酸痛。没法子，必须学会适应这一切——往后的日子只会更糟。

今天早些时候我还曾躺在医院里。早上醒来时，听到走廊里一阵窃窃私语。随后病房的门打开了，护士探头看了一眼说：“大夫看你来了。”这女人脸上一副惊恐的神态，我顿时明白了：这是来抓我了。来人向我出示逮捕证，这是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签发的。我穿上衣服，很快就坐进一辆“日古力”汽车。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胡同行驶着，终于，我们到达这座

“水兵寂静”监狱。

现在，我脑海里开始回忆这几天发生的事，回想把我（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引到这个“可爱地方”的那段往事。

“你能走一趟吗？应该向总统讲明国内局势的全部真相。签订新联盟条约势必会加剧紧张局势，引发冲突和内战。他相信你。”……“明天14点整，国防部一架飞机从契卡洛夫斯卡娅起飞，不要迟到。”8月17日在克格勃接待大楼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这是契卡洛夫斯卡娅。今天是8月18日，航空节。飞行员们在搞节日庆祝活动。几辆黑色“伏尔加”驶到一架飞机旁，我们同飞行员互相问候一句，然后就顺着又窄又陡的舷梯登上“图-154”飞机。巴克拉诺夫、舍宁、瓦连尼科夫和我坐进了这架苏联国防部的飞机。我们脱去了外衣。有几个军人和普通工作人员从门边走过，进入其他机舱。瓦连尼科夫下达起飞的命令。

飞机笔直轻松地离开地面冲向蓝天。我开始思考我们这次举动。我们干嘛要到这儿来？干嘛非要介绍国内的严峻局势？

从1991年1月起，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总统对局势很担心，曾委托安全会议一些成员制定实施紧急状态的方案。他数次会见中央书记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巴克拉诺夫。他们都向总统介绍了经济崩溃、国家有可能解体的情况。新联盟条约草案忽视了人民在全民公决中要求保持统一联盟的意见。

各加盟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内部的分离倾向在不可遏制地增长，正走向相互隔绝。当时出现一场法律大战，各共和国纷纷通过决定，声明本共和国法律高于联盟法律。人们越来越清楚，中央已没有能力控制和领导这个国家了。

军队和国防综合体的形势也在恶化。由于对生产核燃料、

制造和更换弹药的工厂不够重视，致使这些企业出现停工、科技人员外流的现象。

一些著名的核科学院士向总统报告，核工业的未来没有安全保障。由于裁减军队，一大批军官无社会保障，无住房。经济继续下滑。同原料、配套产品供应商的联系中断。开始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煤炭、石油、矿产和其它原料、燃料的开采和供应量在减少。

与此同时，总统考虑的则完全是另外一些事情。他担心自己威信扫地，所以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威信，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且帮助夫人出版回忆录，根据合同她将靠这本书获得大量外汇。

总统一家人也在准备应变之事，他们储备了不少外汇。戈尔巴乔夫个人账户上已经有 100 多万美元，是全苏著作权代理公司帮他搞到的稿酬。此外，还有数不清的贵重礼品、各种用外汇支付的奖金和其它珍品。所有这些现象皆令人担心：“总统还会关心祖国的命运吗？他还有时间处理国家大事、关心经济形势和人民的社会状况吗？”

最近一个时期，各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人、各级代表经常来信谈面临的困难，认为必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求见总统。但是会见常常毫无结果，他通常说：

“同志们，你们想办法吧，一切合理的东西我们都会采纳的。没有人影响你们工作，干吧！”

但是，他的话常使人感到他缺乏信心和害怕采取某种重要措施。戈尔巴乔夫渐渐地只会见外国人了。他们赞扬他，同他合影，仅此而已。既没有贷款，也不提供援助。甚至连在伦敦同七国首脑的会晤，也是一无所获。

从 1991 年初开始，总统经常感到头疼的问题是叶利钦的威信在不可歇制地上升。为此，戈尔巴乔夫多次召集少数亲

信，讨论自己的前途：以后很可能实行全民选举苏联总统，用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威信？能否赢得选举的胜利？对能否在选举中获胜的问题，很多人谈起来都吞吞吐吐。但一谈到办法时，则说得十分明确：整顿国内秩序、同犯罪现象作斗争、遏制民族主义、阻止民族骚乱和流血冲突、改善工农业状况。而最主要的是要有明确方针，要搞市场，那就赶快行动。

总统曾委托季贾科夫、巴克拉诺夫和政府中其他负责经济事务的人及经济学家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帕夫洛夫负责制定反危机纲领，召开过多次会议，讨论过各种方案。但形势依然如故。总统始终没能果断地采纳改善经济状况、向市场过渡的纲领，不论是三百天计划，还是五百天计划。他的意志已经垮了。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能力采取重大决策了，他的精力只够应付同西方政治活动家频繁会见、写文章、准备答记者问。

形势越来越清楚了，拯救国家的斗争早已变成维护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和威信的斗争。但由于他没有能力进行大的变革，所以当时不可能出现积极的结果。

阵地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了。其实当时还没有实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他也没有勇气和毅力实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当时搞的不过是一场复杂的游戏而已。

戈尔巴乔夫对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1984—1985年，他根本不接受这些词，害怕这些词，尽量避免使用这些词。

总的说来，刚开始时，戈尔巴乔夫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是很吃力的。不过应当承认，他接受思想很快，而且马上就能灵活运用，只是从他的个别用词上才能够发现他缺乏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知识。

他学的是法律，但从未干过专业工作，始终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农业工作。到中央工作后，一开始他相当自如地运用了

在边疆区积累的知识，后来又相当快地适应了全国性事务，尽管这种越级晋升使他在知识水平和工作经验方面出现很多欠缺。1982年，安德罗波夫调到中央后，开始让戈尔巴乔夫积极参与政治局的工作，于是戈尔巴乔夫接触到更广泛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一些复杂的问题，他总是说：

“应该写篇文章或写本书。来起草个大纲吧。”

甚至在从福罗斯回来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还在说自己在休假期间就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有人想搞政变的问题。

凡是和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的人都知道他善于摇摆，都知道形势的严峻。国家处在崩溃的边缘，处在内战和破产的边缘，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整顿。苏联总统被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逼进死胡同，被迫接受各种条件，甚至在人事安排上也要受他们的影响。在休假前不久，戈尔巴乔夫突然问我：

“你知道我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的会见吗？他们要求解除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的职务，不让这些老头子乱插手。”

我对会见并不感到惊奇，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会见，使我惊奇的是戈尔巴乔夫说的这番话。

我刚一说到可能任命巴卡京为克格勃主席、取代克留奇科夫这件事，戈尔巴乔夫就连忙解释说这是谣传。他的主要论据是巴卡京在内务部没什么建树，许多有经验的干部都反对他，他在选民中也没有威信，选民知道这个人的价值。

但是，他越花言巧语地辩解，我就越确信自己说到点子上了，无风不起浪。

8月16日，我同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话，当时正在积极筹备签署新联盟条约。恰在这时，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他嗓门很高，怒气冲冲地询问各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开会的情况。我无法给他明确的答复。首先因为我不知道会议的情况，

其次他有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安全会议成员和助手。

“你知道这叫什么？这是分立主义，这是不顾苏联总统的意见，地方官来决定国家大事。这是阴谋！我绝不会放过这件事，我要立刻采取措施……”

前面就是飞机场，一排排重型军用飞机整齐地排列在那里。“图-154”接触跑道后，发动机开始减速，飞机向机场大楼滑行。这是别尔别克军用机场，离塞瓦斯托波尔不远。舷梯准备好了，我们走下飞机。一队海军和空军军官在那里迎接我们。他们向瓦连尼科夫作了汇报，同我们简短地、几乎不看对方一眼地互相问候一句。

陪同我们的军官说：“不久前，我们就在这儿迎接戈尔巴乔夫和共和国领导人。”

几辆黑色和亮灰色“伏尔加”开过来。我们坐进汽车，向塞瓦斯托波尔方向、向福罗斯驶去。

我们的车沿着海边又开了35分钟，眼前出现一幢红顶建筑。

这便是苏联总统的夏日官邸。我们离开大路向右拐，便驶进官邸区。大门口站着几位身材魁梧的士兵。

汽车驶向接待大楼。我们走进去。克格勃九局局长尤·谢·普列汉诺夫上去通报我们的到来。但是，房间里没人，半小时后我们又来到别墅前厅等待。这儿的一切都非常豪华，完全是按照庄园的风格建造的，即使按那个时代的标准也够宏伟的了。用的全是我从未见过的进口材料，一句话，福罗斯城堡是一个“建筑精品”，其豪华程度、造价和建设速度都是创纪录的。

大约10—15分钟以后，戈尔巴乔夫来了。他一副病态，步履蹒跚，脸呈赤红色，这与其说是阳光晒的，不如说是血压高的缘故，他给人一种痛苦和不满的感觉。他迅速同大家握手

问候，不看任何人，怒气冲冲地问：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事先通报一下？电话怎么都不通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什么问题？”

上面这番话是在往办公室去的路上说的。办公室不大，但很舒适。戈尔巴乔夫在桌后的软椅上坐下来，舍宁、瓦连尼科夫坐到墙边的椅子上，其他人就坐在窗台上，普列汉诺夫不在场，戈尔巴乔夫已不客气地把他请出去了。

“我们来的目的是讨论国内局势问题。”舍宁说。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讲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的话。

昨天大家在商量向总统报告的问题时，谁也没料到会得到这种反应。大家都以为彼此会饶有兴趣地讨论问题，同以往这类会见一样，能够得到戈尔巴乔夫准备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指示。可现在谈话一开始就不顺利。我站在窗户旁边，望着总统。他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不知是神经炎，还是软骨病，或是全身不适使他这么难受。或许是瓦连尼科夫的到来使他感到意外，因为瓦连尼科夫以往从未参加过讨论实施紧急状态、稳定局势的问题，或许是因为这些不速之客到他别墅来的缘故。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讲话？”戈尔巴乔夫又问了一遍。

戈尔巴乔夫听到我们说来的人大都是他以前约请制定应付紧急情况措施的人后，情绪缓和了一些。

“就这些人吗？”他问。

“是的，就这些人。”

我觉得，他害怕听到来人是代表俄罗斯领导人的。他最担心的是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谈，他认为这是某种

阴谋。

“那么，你们想说什么呢？”他已经平静下来，问道。

“我想先从国内形势谈起。”巴克拉诺夫开始讲。“您知道，农业和工业的情况都很糟糕，可我们却在抓别的事情。”

“你说什么？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比你更清楚。”

他没让巴克拉诺夫说下去。这时瓦连尼科夫接着说，他以其特有的果断风格谈国内和军队内的局势。他说，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那么人民、军官、整个军队、军队的备战能力都将面临重大考验。但是他的谈话也被打断了……于是我又讲了一些大概戈尔巴乔夫还不知道的事：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反对他们没参加讨论的新条约。

“说得具体点。”

我们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几套方案，都是根据他的指示制定的应付紧急情况的。中心内容有秋收期间总统在一些地区采取紧急措施以稳定经济，确切些说，就是制止生产水平继续下降。这些措施由总统委托内阁或他信任的人去实施，但他对这些话没有反应。总统好像在想别的问题，他突然问道，紧急状态措施是否也适用于俄罗斯领导人的行为。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感到完全放心了。

“你们提出的这些方案最好能以充分民主的方式实施，因此，我建议先做那些迫在眉睫的事情。”

接下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认真地谈了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和他为什么持这种态度。

“你们考虑考虑，向同志们转达一下我的意见。”他说。

握手告别时，他又补充说：

“好吧，就这样，你们干吧。”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孩子、孙子们坐在前厅里。

“带来的是好消息吗？”她问巴克拉诺夫。